

见证亲历系列

Jingcheng
Laopianerjing

吴昆
著

京城 老片儿警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见证亲历系列

京城 老片儿敬言

吴昆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城老片儿警 / 吴昆著. — 北京 : 金城出版社,
2017. 6
ISBN 978 - 7 - 5155 - 1465 - 9

I. ①京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回忆录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1149 号

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授权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京城老片儿警

作 者 吴 昆
责任编辑 刘小晖
文字编辑 王秋月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6.5
字 数 23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55 - 1465 - 9
定 价 39.9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 (010) 64210030
编 辑 部 (010) 88637126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C 目录 CONTENTS

★ 上篇 我的片儿警生涯 / 001

1. 准片儿警走马上任 / 003
2. 我的第一个管片 / 006
3. 片儿警生涯 / 012
4. 与《新儿女英雄传》有关的真实故事 / 018
5. 出差 / 021
6. 从片儿警到笔杆子 / 032
7. 从编外片儿警到神探片儿警 / 041
8. 我为电影《龙年警官》当顾问 / 051
9. 超级替补 / 055
10. 从顺口溜中得到的感悟 / 059
11. 平凡趣事 / 063
12. 再露片儿警本色 / 069
13. 快乐的劳动生活 / 081
14. 国家特级绝密文件历险记 / 093
15. 天罗地网 / 097
16. 两个抢劫团伙覆灭记 / 101
17. 虎穴缉私 / 104

18. 围绕年货的案件 / 108
19. 炕洞匿居 8 年的悍匪终被擒 / 111
20. 小志滔失踪以后 / 114
21. 小黄玉迷途知返 / 124

 下篇 追捕“飞毛腿” / 131

1. 八里桥畔，出了三大怪 / 133
2. 挑衅警察，险些被擒获 / 142
3. 养痍遗患，殃及女知青 / 149
4. 众说纷纭，讹传“飞毛腿” / 154
5. 杯水车薪，顾西难顾东 / 160
6. 大兵压境，误伤自家人 / 166
7. 疑云重重，请来马神仙 / 175
8. 两村互殴，飞毛腿脱壳 / 189
9. 开门缉盗，飞毛腿叫板 / 201
10. 人犬齐追，爱犬被踢伤 / 210
11. 爱犬牺牲，老英雄挥泪 / 218
12. 众人追捉，巧遇“救命人” / 226
13. 群英会战，飞毛腿落网 / 237

★ 上 篇

我的片儿警生涯

1. 准片儿警走马上任

1948年11月冬初，秋风扫尽落叶，尘埃还未落定。国民党军队溃败京城，紧闭城门固守，解放军的侦察兵迅速跟进，让我给带路到北郊的土城（即元大都遗址）和德外大街北头功德林第二监狱外进行侦察。紧接着解放军大部队开了进来，形成了兵临城下之势。准备攻城的一个团指挥部就设在我家。团长与我同姓，同住一炕，互称兄弟，经常一起聊天。因我读私塾多年，从《三字经》到《诗经》背得滚瓜烂熟，所以一谈起“四书五经”，我就滔滔不绝。一谈起革命新名词，吴团长就没完没了。很快，我的“之乎者也”被革命新名词替代。他成了我日后参加革命的启蒙人。

不久，土改工作队紧跟着进驻我乡，建立了新的乡政权，开始土改工作。为配合土改工作，在工作队积极支持下，我组织了秧歌队，整天到各村扭秧歌，演《小放牛》《兄妹开荒》。土改工作进展迅速，仅一个多月时间，顺利地分了地主的财产。1949年2月，北京和平解放，人们欢庆解放。在乡政府支持下，我和一同学操办起民校。民校办得很有起色，受到北郊区政府表扬。

这年3月，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我第一批加入了新青团。随着北京和平解放，接管了旧警察机构。北郊分局成立了塔院派出所。在工作中，我与片儿警徐箴结识，经常带领他走门串户，成了小积极分子。那时我15岁。

土改后，一些老地主贼心不死，暗中串联，阴谋篡夺乡政权，他们还按照扭秧歌的锣鼓点的节拍编了一套诅咒穷人的童谣：

家家穷，净光净，卖了桌子卖板凳，
又卖地，又卖房，卖得屁毛都不剩。
穷小子，发穷横，吹着胡子瞪眼睛，
穷小子，别高兴，明天让你发穷愣。

一天晚上，派出所史所长找我谈话，直截了当地批评我没有警惕性。我才恍然大悟，当即要找老地主算账被拦下。按照史所长的布置，我参加了反夺权战斗，配合片儿警工作，在地主家前的大土墩下，昼夜“蹲守”，监视地主的行动。从此我成了准片儿警，当即走马上任了。

一天晚上8点多钟，我牵着我的爱犬——“狼仔”在大地主曾家门前“蹲守”。忽然，曾家的大门开启一道缝，从门缝闪出一个陌生人。我不认识他，又不能上前盘问，眼看陌生人消失在夜幕里，怎么办？我急中生智，纵犬扑上去，把他截住了。我跑上前，以道歉为名，方弄清陌生人原来是邻乡的老地主。

在蹲守时，针对地主们诅咒穷人童谣，我编了一套鼓励穷人、气地主的童谣：

穷人硬，穷人横，穷人今个真高兴，
真高兴，真高兴，今个我要改名姓。
不姓邓，不姓郑，今个我要改姓共，
老百姓，都姓共，气死地主不偿命。
老地主，你坐等，明天打你眼发愣。

乡长说：“你干得好！这才是团员的正式工作。”

史所长说：“这叫长穷人的志气，打击敌人嚣张的气焰。”

1950年8月，乡长说我总是“之乎者也”不符合新形势，有意“培养”我，让我上“官学堂”——德外关厢小学。曹校长一考试决定我只上六年级数学。其余时间给各班代课，教大字（即书法）。一年后，升入中

学——西四帅府胡同平民中学（现41中）。中学的功课深了，我埋头认真学习。每天步行20多里，吃凉贴饼子，喝自来水。晚上还教民校，异常艰苦。我咬紧牙关坚持，绝不给乡政府和团组织丢脸。不料，私立学校必须交学费，天天催要，我身无分文，特别尴尬，百般无奈，俗话说自古华山一条路——找工作。



20世纪50年代在公安学校，
作者（右）



20世纪50年代在公安学校，
作者（左一）

1952年6月7日，我含泪告别了我的学友，愤然离开了我钟爱的课堂，满怀眷恋、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生活了17年的穷家。经史所长介绍，踏进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学校大门。到校的第一顿饭是猪肉炒白米饭。我含泪端着饭碗，难以咽下，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白米饭的滋味。

经过半年的学习，年底毕业后分配到西单分局宗帽三条派出所，开始我从警的一生。

2. 我的第一个管片



刚参加工作时

1953年1月初，我在公安学校毕业以后，分配到西单分局宗帽三条派出所。这个派出所位于现在复兴门大街南侧。东起闹市口北口，西至复兴门；北起卧佛寺街，南至城墙根。所长叫李贺田，50多岁，右手被手榴弹炸残。据说当年他曾是河北省涞水县游击队队长。

我到派出所的第一天，李所长分配我管七条胡同，即茄子胡同、营房胡同、席棚胡同、槐抱椿树庵、水月庵、回回营和月台大门。

次日清晨，我十分高兴地来到户管区。走近一看，却傻了眼。这个地方位于北京内城的最西南角，南面和西面是高大的城墙。这里哪有城市的模样呀！好像到了偏僻荒芜的郊野，大片大片的空旷地面上，长满了一人多高已枯萎的荒草，野兔、耗子在草丛间乱窜。周围到处都是垃圾沙土。特别是茄子胡同北头，堆着一座很大很大的垃圾山。

这能叫胡同吗？胡同，顾名思义，应该是排列较整齐的民居，呈棋盘式格局，或南北走向，或东西走向，或斜向或弯曲，总应该是排列有序的，或独门独院，或大杂院。也应该有门有户有门牌。可是这七条胡同却与众不同，多是一片片棚户区。居民多数住在破席箔搭的席棚里，只有少数部分人住的是小平房，面积只有五六平方米或七八平方米不等，出入要

低头弯腰。不小心就磕头——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管区。

我越看越扫兴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心灰意冷。回到派出所，李所长看出我的心思。凑到我跟前，很直爽地开口便问：“怎么样？到户管区走了一趟，有什么想法呀？”

“我……”语塞了。

“有什么想法都是正常的。”李所长又说：“别看不起他们，他们都是能掩护咱们的亲人，共产党打天下干什么？就是为了让它们过上好日子。”停顿片刻，李所长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我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，做老百姓的贴心人。”

“做老百姓的贴心人”，这句话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。在学校没学过，书本上没有，家教也没有。

老所长的一席话，语重心长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成为我克服困难，不断前进的动力。

我负责的这一片地区共有200多户人家。身份和职业从居住条件和门前堆放的东西上，一看便能知晓。这里绝大多数是极端穷苦的劳动人民。蹬三轮的、拉洋车的、瓦木匠、棚匠、沿街叫卖的小商贩、捡烂纸拾破烂的……旧社会穷人的行当，应有尽有。特别是捡烂纸拾破烂的妇女，被人们起了好听的名字——“女菩萨”。有一段顺口溜形容他们：

身背万宝花篮
手拿如意杆
天下不平事
什么她都管

身背万宝花篮指她们背的大筐。里面什么都有，像个大花篮。手拿如意杆指她们用的竹、藤做的工具，一端绑上一根铁丝，用以扎废物，甩在筐里。

这一地区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“领袖”人物，名叫马春生，40多岁，

被人们尊称马二哥。他父母被日本鬼子杀害，留下他孤身一人，做小工为生。他怀着深仇大恨，在西南城根荒野处，用石头砸死了两个日本鬼子，算是为父母报了仇。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前门火车站扛大包。这人身材魁梧强壮，四方大脸，两道浓眉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，脸膛黑里透红。整天赤着胳膊，冬天不论多冷，也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空心棉袄，腰间系着一条绳子，袒露着健壮的胸脯，活像个庙里的红脸金刚，还有人叫他关老爷。

马二哥为人正直，仗义疏财，有求必应。谁家揭不开锅了，他主动送去米面；谁家有事，他不传自到；哪家有病人，床边总少不了他的身影。为群众办事特别热心，事事跑在前头，搞卫生搬运垃圾时，他赶着大车，拿起大铁锹，干得满头大汗。解放初，市政府为保卫新政权，决定建立群众性治安保卫委员会，召开群众大会，大家异口同声地选举马二哥当了治保主任。1953年春，第一次选举时，他又当上了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。

多年来，马二哥结交了一群“铁哥们儿”。有住营房胡同拉板车的马福永、住席棚胡同蹬三轮的单身汉李文穆、住茄子胡同跑大棚的大厨刘福来、养奶牛奶羊的小青年马明祥……这些铁哥们儿做起工作来，一呼百应，一个比一个积极，从不打折扣。那时，我的工作特别好做，只要把上级的精神往下一传达，这些人就是一句话：没得说，放心吧！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。在他们的带动下，街道上又涌现出一批女将：刘福来的爱人白祥云、回回营的杜淑媛、槐抱椿树庵的叶福珍、月合大门的袁淑英，著名海派京剧“印度”小生储金鹏的母亲也主动出来做街道工作。就是这些人，组成了建国后本地区第一届治保会——第一批治保积极分子的骨干群体。

我的工作呢？就是据老所长说的“为他们服务，做老百姓的贴心人”。以马二哥等人为榜样，把这一地区的居民当做我的亲人，为他们而工作。

第一，了解掌握各家各户的生活情况，对穷的揭不开锅的，有病没钱治疗的，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的，一是拿出钱来救急，二是向民政干事反映，帮助困难户请求困补或免交学费。

第二，每逢刮风下雨是我最忙的时候。这一片的小平房，多是用碎砖

头堆砌的，危房较多。一遇阴雨连绵（他们叫刨房雨）就有坍塌的危险，住棚子的与住小平房正相反，赶上连绵的阴雨，见雨就漏。席箔像筛子似的，待雨水把席箔泡涨了就一点不漏。可是棚子怕刮大风，一遇大风就有掀盖的危险，而且四处透风，无处安身。所以一遇刮风下雨，我便特别忙，昼夜守在户管区。跟着马二哥及众弟兄们一起检查危房漏房，动员危房户到附近的太平湖小学教室暂避一时。往往干活时，我倒插不上手，只好给这些能工巧匠打下手就是了。

第三，冬季防煤气中毒任务很重。那时家家用的都是煤球炉，有的是用一铁桶自制煤球炉，特别容易发生煤气中毒事故。每年秋冬之交，我边干边学，边学边干，帮助居民糊制、安装风斗。几乎每天要检查一至三次。特别遇到刮风天，检查更勤。因为大风呼呼地直往房里灌，煤气跑不出去，更是危险。

1953年冬天，分局来了一电传：今夜大风降温，西伯利亚大寒流袭击北京。望各所加强宣传，让居民做好防寒准备。李所长特别关心这一片居民，把我从被窝里叫起来，让我用报纸喇叭广播宣传。我站在茄子胡同北头的大垃圾山上广播。不料却由此引出一场笑话。当时李所长在户籍办公室值班。突然马二哥带着一伙人个个手持棍棒，直眉瞪眼地闯了进来。李所长吓了一跳，慌忙问：

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“参加战斗！”

“参加什么战斗？”

“什么细脖的哑大韩牛袭击北京！不管他是细脖还是粗脖的，反正不是好东西。保卫新政权，我们要参加战斗！”

李所长及在场的人愣了一会儿，忽然哈哈大笑。

“你们笑什么？”

“错啦！错啦！什么细脖子的大韩牛，是西伯利亚大寒流，意思是特别冷……”

1954年春季的一天，我下户管区，见北京市卫生局（鲍家街19号）

门前围着许多人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一武疯子闹事。他站在卫生局的房顶上揭瓦片，砍过路行人。我正寻思怎么制止武疯子，马二哥搬着一个梯子跑来，我蹬着梯子上房。武疯子只顾往前砍瓦片儿，我从他身后一下抱住他双腿摔倒，马二哥迅速用绳子把他捆起来，围观群众热烈鼓掌。

这年夏天，两个小女孩在太平湖小学操场上玩耍。一人坐在秋千上，另一个人推。不小心秋千撞在头上，鲜血直流，倒在地上昏迷不醒。我正巧路过此处，听到呼救声，立即跑过去，抱起受伤小孩送到医院急救。经过医生检查，确诊为重度脑震荡，需留院观察。这孩子是茄子胡同6号赵家的，我知道赵家很穷，根本付不起医药费。我迅速赶回派出所向民政干事申请了补助。

事后不久，一天中午，我回所准备吃午饭，马二哥派人来找我，说有急事商量。我放下碗筷来到马二哥家，一进门，见马二哥和他的几位铁哥们儿整齐地围坐在小炕桌旁。炕桌上放着小葱拌豆腐、拍黄瓜、花生米等几碟小菜，还有一瓶二锅头。我说：

“二哥，你找我？”

“是，找你有话说呢。你先坐下。”马二哥拉着我坐下，接着又说：“今天找你不为别事，祝贺你，你出师了。”

“出什么师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学徒讲三年出师，你学了二年就可以出师了。我们哥儿几个商量过了，说你嘴上跟抹了蜜似的，整天大爷大妈、哥哥嫂子的不离嘴，忙完东家忙西家。那天制止武疯子闹事，你够勇的；前几天又救了老赵家的孩子。都说你是我们的贴心人，对我们这地界儿穷人不嫌弃，到哪家都像到自己家一样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。你可以出师了。”

马二哥的一番话，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。事后我才知道，这是李所长与马二哥商议好的，就是现在发动群众评议民警的做法。让群众与民警面对面，直接评议。

从此以后，居民们把我当成自己人。跟我无话不说，使我的工作如鱼得水、受益匪浅。1955年5月，北京市开展第二次“镇反”时，我一次汇

报了4件重要线索，都是马二哥及其铁哥们儿提供的。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，经过调查证实，先后逮捕了4人。其中有隐藏在茄子胡同15号的中统特务、负有血债的伪警察局局长金印涛；有隐藏在席棚胡同的王凤岗特务队排长张××；有隐姓埋名的逃亡恶霸地主陈××、赵××。

正在“镇反”工作紧张的时刻，派出所有两名同志调到分局镇反调查组。李所长又分配给我第二个管片，并根据我的申请，发给我一份入党志愿书。

3. 片儿警生涯

1955年夏秋之交，按照所长的分配，我告别7条胡同管片儿，来到我的第二个管片儿。这个管片儿地处西单分局宗帽三条派出所管辖地区的北部边缘，是两条整整齐齐的街道：一条叫邱祖胡同，另一条叫卧佛寺街（即现在的复兴门内大街）。东起西单闹市口南口，西至复兴门。这个管片儿与我的第一管片儿大不相同。第一管片儿处在派出所辖区最南端，住户基本是朴实穷苦的劳动人民，可依靠的积极分子力量十分雄厚，一呼百应，工作特别好开展。第二个管片儿与其正相反，住户十分复杂，伪军、政、警、宪、特等等无所不容。现成可依靠的积极分子屈指可数，工作相当困难。而且积极分子中，多是烫“飞机头”、穿旗袍等穿戴时尚的中年妇女，有的娇滴滴，还带着几分妖气，惹人烦；有的见面很殷勤，多是恭维献媚，没实的。只有一位宗教界人士，就是卧佛寺庙里的和尚，法名寿慈（人大代表），算作比较可靠的积极分子，被群众选举为治保主任。这位寿慈和尚原是劳苦出身，自幼失去父母，没吃没穿没人管，出家在五台山某寺；只因虔诚诵经念佛很有长进，被寺中住持方丈派去云游各地，遍访古刹名寺，学习佛经佛法；新中国成立后落脚在卧佛寺，此人对共产党很崇拜，在街道积极工作。还有一位治保副主任是一位富婆。对这一片儿的积极分子，似乎不能委以过于重要的任务，只能笼统地布置公开的四防工作——防火、防盗、防煤气中毒等。

我接这个管片儿时，正是全市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紧张时刻。接管片儿之后，正苦于没有线索之际，我从一张不起眼的小纸条上发